

探访中国最后一个“人民公社”

一切劳动由队长分配,绝大多数社员依赖集体计划经济生活,记工分,分口粮,集中耕作,统一分配收入……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流行的镜头,对中国其他地方来说,早已成为历史的记忆,但在距河北石家庄市约50公里的晋州市周家庄乡,这些不是历史,而是现实。

从1962年至今,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存活了46年,它也成为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,而且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活力。



周家庄乡政府大门外的牌子上隐约还能找到“人民公社”的影子。

一切劳动听从队长安排

走进周家庄,楼房均为统一的大小,统一的样式,在统一的门楼两侧,柿子树的树叶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白光,大街上既看不见垃圾,也看不见家畜,也很少有行人。

9月11日午后,仲秋的阳光依然毒辣。

吴平和另外7个壮劳力正在周家庄乡政府对面平整一块土地。每铲七八锹土,吴平都会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额头的汗珠。“队长让平地的,地平整好干啥用我们也不知道。队长让干啥咱就干啥,用不着问那么多。”吴平说。

就在吴平平整土地的同时,不远处的高秀容正在修剪一个篮球场外围的冬青树。

与吴平的回答一样,高秀容也说,她修剪冬青树也是队长给分的活,“在我们这里,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,所有劳动都是队长分配,队长让干啥就得干啥,这样也好,不用操心,但是一定要干好,干不好队长就要扣我的工分。”高秀容说,她属于周家庄乡第四生产

队,修剪好篮球场外围的冬青树可以挣5个工分,“去年一年,根据我的工分,队里给我发了6000多块钱,男同志挣得多,一年一般可以挣1万多块钱。”

周家庄乡一切劳动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,下地干活的,看大门的,打扫卫生的,开车的,甚至包括乡长、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。

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,每项劳动的单位劳动量所得工分一目了然。每项工作所达到的要求也进行了具体规定。比如,收割机收小麦,一平方米掉小麦不许超过13粒,否则便被罚工分。抽查者要趴在地上,清除杂物,进行查验。

每次上工,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,到年底统一结算。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、水、电、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,算出每个工的工值。

在集体所有制下,一切听从队长安排。队长是生产队的权力枢纽,每年春天决定当年的

生产计划时,几乎都是队长一个人安排,报到合作社一般也不会做大的修改。

周家庄共有10个队,由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管理。“这些队长都是20年前任命的,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长进行过调整,并没有采取过选举制。”合作社主任韩建明说,队长必须懂技术,懂得生产的每个环节,“老是换人也不好。”

“乡政府”外衣下的“人民公社”

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,为中国理顺农村生产关系打开了新路子,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大幕。那么,1982年时,周家庄乡是如何在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中成了“例外”的?

提起此事,周家庄人都会想到雷金河。直到2001年去世前,雷金河一直都是周家庄的灵魂人物。周家庄现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就是雷金河,1953年,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订了“干多少活、记多少分”的规定。当时,这样细致的“定额管理”异于全国其他公社。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%。

“雷社长对我们周家庄的贡献太大了,可以说,没有他也许就不会有周家庄的今天。”65岁的周家庄人吴保天说起雷金河,话语中还带有些许崇拜。而周家庄乡现任党委书记雷宗奎就是雷金河的孙子。

1982年,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是农村的主要形式。不过,我们周家庄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,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,绝大多数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。”吴保天说。

“周家庄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,1983年就改为周家庄乡了,自从1953年周家庄实行的就是能够调动每个人劳动

积极的按劳分配的“三包一奖”生产责任制,这不同于一般人民公社的大锅饭。”周家庄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说。

事实上,周家庄人民公社在1983年改为周家庄乡后,记工分,分口粮,集中耕作,统一分配收入的经济形式并没有变动。

允许个体经济的“人民公社”

“要想了解周家庄,就必须转变固有的观念,这里跟其他许多地方真的大不一样。”王月双激动地说,周家庄允许个体自由经济的发展,他们并不乐意叫“人民公社”。

30年的时间,已经让改革开放渗透到了中国的每一个地方,周家庄也不例外。在周家庄,同样有一些人不愿意受集体经济的束缚。

范红(化名)就是其中一位。她是二队的社员,在周家庄乡政府附近经营一家商店。范红告诉记者,她的商店开业4年了,4年前,她到石家庄为做生意的亲戚帮忙,便对做生意产生了兴趣。

“我并不是对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模式不满,做生意是我的个人选择,如果不做生意,每个月也能收入千把块钱,并且不用操那么多心,只是我感觉那样的话有点碌碌无为,有点不自由。”范红说。

与过去人民公社不一样,周家庄乡虽然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,却不控制公民个人财产,到了年底就进行分配,更大的不同在于允许并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。

范红选择自由是付出一定代价的,因为她每年要向队里交纳1000元的公积金。

根据周家庄乡合作社的规定,每个不参加农业或工业集体劳动的社员,每年必须要向合作社交纳一定数额的公积金,因为他们还享受公社的各种福利。

具体数额为男性每年交1500元,女性每年交1000元(有6岁以下小孩的免交),56岁到64岁的男性和41岁到55岁的女性看成半劳力,公积金减交一半,男女超过半劳力岁数以上人员从事个体不用再交公积金。

20年前实现中小学一切免费

周家庄共有劳力6000多人,其中80%在企业,15%从事农业,5%从事个体私营业。

在2006年,周家庄工农业总收入48678万元,比2005年同期增长8%,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全市最高,财政收入也是全晋州市第一,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。

由此可见,周家庄这个“人民公社”仍具有一定的活力。就在老百姓收入增加的同时,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数量也在不断增加,这种增加的受益者自然还是周家庄的社员。

从1981年开始,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。次年,公社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、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。随后,中小学一切费用全免。

“随着时代的进步,我们的福利政策也是在不断改善,以前,养老津贴是每个月30元,从去年开始涨到60元了,目前,我们正在酝酿一批新的福利政策。”王月双说。

公社里的福利体系、集体经济的主要来源,其实是靠乡里的9家集体企业在支撑。

一份资料显示,2005年,周家庄的农业纯收入是2121万元,而一个周家庄阀门厂的纯收入就达到2549万元。

吴强是阀门厂的门卫,他告诉记者:“我们也是按工分发工资,去年发了一万多块钱,真正在工厂内做工的人都能发两万多块。”

“人民公社”期待改变

虽然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模式,让社员“不用操心”“生活有保障”,不过,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种模式存在不少弊端。

“我还是感觉把地分好了,这样更公平,干活更有积极性,可是我们又不敢说,自己做生意吧,也没那本事。”二队社员吴女士说,“我们队长光会给我们分活,他自己就从来不干,发的钱却比我们多。”

吴女士还向记者透露,“周家庄乡的很多干部,包括生产队长,几个厂的厂长,都是乡党委书记雷宗奎的亲戚。”

对于吴女士的说法,王月双这样解释:“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做到让人人满意,有人不满意很正常,只要大多数人满意就好。多年来,周家庄的风俗是女不嫁,男不娶,所以,要是追根溯源,周家庄人人都是亲戚。”

周家庄乡从乡长、副乡长,到武装部长等,都是没有工资的农民身份,分红收入只比平均水平一万五六略高一点。

让周家庄乡的干部们最为得意的福利政策,也有社员提出质疑。

“啥福利政策啊,我们可没感觉到,其他乡镇的农民吃水、孩子上学也是免费。”三队社员韩先生说,“应该把地分了,那样干活才有积极性,那些想混饭吃的人就混不成了。”

吴女士和韩先生都提到了“积极性”,这也是乡党委书记雷宗奎一直思考的问题,他已经意识到,生产缺乏积极性,工业过于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等集体经济的局限性。

那么,周家庄的体制能否延续,它的明天在哪里?

这些问题也一直困扰着雷宗奎,他也说不清楚。他只是觉得,集体经济确实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。

据《郑州晚报》

男子出狱后创作小说将搬上荧屏



刘俊义

秋天,是收获的季节。前不久,兰州电影制片厂一行数人,专程赶赴山西绛县,为20集电视连续剧《木瓜河边弯弯路》(暂定名)选景。一时间,“绛县要拍电视剧”的消息不胫而走,传遍了河东大地。

该剧是根据绛县农民刘俊义的同名小说改编的,而刘俊义仅仅上过小学四年级。更令人称奇的是,他曾两次入狱服刑,是乡亲们眼中不务正业的“二流子”。然而,浪荡了几十年后,刘俊义浪子回头,终于做了一件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正经事。

酷爱读书,小学四年级文化梦想当作家

刘俊义个头不高,有些黑瘦,平头,戴一副宽边眼镜,样子很是斯文。9月6日,记者见到他时,他正在绛县横水镇东录村家中读小说。

刘俊义4岁时,母亲因产后风去世,刚出生的弟弟只好送人。父亲带着他和一个姐姐,一个哥哥艰难度日。他12岁那年,父亲患上了肺气肿。“有一天,姐姐突然到学校拽起我就往家赶。回到家时,父亲已经去世了。我不得不辍学,随着已经结婚的姐姐生活。”提起往事,51岁的刘俊义难掩心中的酸楚。

刘俊义从小就特别喜欢看连环画和各种写着字的纸。辍学之后,他这爱好也没改。村里至今还传着一个笑话,说刘俊义上厕所半天不出来,有人去看他是不是掉进粪坑里了。进去一瞧,刘俊义正拿着别人擦过屁股的报纸在津津有味地看呢!

稍大一些,刘俊义迷上了读小说。当时,还是“文革”期间,从各家各户抄来的书都放在大队部。刘俊义利用自己的小聪明,与看管库房的打打得火热。他不仅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禁书,而且还能带回家细细精读。他与小说中的主人公同喜同悲,梦想自己将来也成为一名作家,写尽人间喜怒哀乐。但许多人都说,他只上过小学四年级,还想写小说,真是痴人说梦。

别人不理解他,刘俊义的一位老师却理解他,并介绍刘俊义到闻喜县东胜公社写材料,果然,刘俊义到了公社后如鱼得水。虽然只上过小学四年级,但他写出来的材料极受公社领导喜欢。字字句句都能说

到点子上,刘俊义成了东胜的“笔杆子”。

刘俊义说,童年的不幸,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《木瓜河边弯弯路》中的主人公山娃的原型就是自己。

两次服刑,自暴自弃,却得“贵人”相助

刘俊义28岁还没结婚,当时已是绝对的大龄青年。那时,他不仅穷,而且偷鸡摸狗,好吃懒做,动不动就出手伤人,成了乡亲们眼中惹不起躲得起的人,谁敢给他对象,即使说了谁又敢嫁给他?

然而,东胜一个常常给广播站投稿的女青年,对刘俊义却是情有独钟。她叫牛新萍。在牛新萍心中,刘俊义是个了不起的人。后来,两人喜结伉俪。

然而,正当大家改变看法,重新认识刘俊义的时候,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刘俊义坠入人生的低谷。1991年,刘俊义去临汾市一个村庄收药材时,发现自己订的货要比另一家的贵。于是,他拒绝收购订货。货主因此与他发生争执。在冲突中,刘俊义将对方打成腿骨骨折,构成重伤,他被判刑三年。

1995年,刚刚刑满释放的他,又因卖给河北某村梨苗时夹杂有半成品,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。

1997年,他再次刑满释放回家后,惟一的女儿因承受不了父亲给她带来的压力,弃学离家出走,杳无音讯。妻子也想和他

离婚。刘俊义苦不堪言,破罐子破摔,做起了“碰瓷”的营生。想捞上一笔钱后,一死了之。

第一次“碰瓷”是在东胜。一辆小四轮由东向西驶来,刘俊义骑着摩托车撞了上去。尽管小四轮紧急刹车,最终还是把摩托车撞坏了,也让刘俊义住进了医院。后来,小四轮车主不仅给刘俊义修好了摩托车,治好了病,还给了他500元的营养费。

500元,对于当时一贫如洗的刘俊义来说,是一笔巨款。尝到甜头的刘俊义,策划起了更大的买卖。

一天,在东录村村口,一辆警车飞驰而来。刘俊义毫不犹豫地撞了上去。司机见状,猛打方向盘,但还是把刘俊义刮倒了。这时,车上下来一个男人,走到刘俊义跟前,一边抚摸他一边温和地问:“摔得严重吗?是不是喝酒了?”

刘俊义活了40年,还没有人这么亲切地和他说说话。他有些感动,但又不愿说出实情,于是挥挥手说:“你们走吧,没事。”那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,又掏出50元钱,给了刘俊义。这人就是绛县司法局局长任和辰。

任和辰晚上回到家后,觉得白天发生的车祸有些蹊跷,前前后后分析了几遍,觉得撞车人事出有因。第二天,他又去东录村找到了刘俊义,与刘俊义推心置腹地谈起了人生。

刘俊义很受感动,一五一十把自己这些年来发生的事详

详细讲给任局长听。任和辰和他说:“老刘,你不是想当作家吗?把你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通过艺术加工,写出来,我在出版社有很多朋友,写成后我帮你出书。人总要给自己找一条合适的路,发挥自己的特长,振奋精神,干出一番事业来。人生在世,不能白活。”

一席话,说得刘俊义心里热乎乎的,创作的冲动,在他心头燃起。

四年五易其稿,三十万字小说终出版

在任和辰的帮助下,刘俊义离家两年的女儿也找到了,一家人又过上了正常的生活。

2002年的一天,刘俊义对妻子说:“我不能让任局长失望,要尽快动笔写。”

其实,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,刘俊义就开始写一部反映农村改革的小说,而且已经写了一部分,但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。至今,那摞稿纸牛新萍还保存在柜子里。

知夫莫若妻。为了不影响刘俊义写作,牛新萍决定到运城去打工。她把刘俊义反锁在家里,每星期给他打一次电话,半年回来一次。临走时,牛新萍把油、盐、酱、醋……能准备的都给刘俊义准备得停停当当,还给他买了十几箱方便面。

起初,刘俊义怎么也进入不了写作状态,面对稿纸,一片茫然。他回想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坎坎坷坷,风风雨雨。想着想着,

一个山娃的形象跃然纸上。

有时候,实在写不下去了,他就拿出口琴、二胡吹上一阵,拉上一阵。辍学后,刘俊义学会了吹口琴、拉二胡。他不识谱,也不会唱歌,但只要别人唱一句,他就能学着吹出来,拉出来。

渐入写作状态的刘俊义从此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一意钻进了小说的情节里,与山娃、田玉儿同悲同欢,演绎着“木瓜河边”凄凉而美好的爱情故事。

刘俊义的小说改了写,写了改,前前后后,四年五易其稿。用过的稿纸摞起来,有一米多高。

2006年,30万字的小小说脱稿。刘俊义说:“当初,任局长鼓励我写小说时,说他认识出版社的人,其实他一个也不认识,只是为了鼓励我,撒了一个善意的谎。如今,书写成了,上哪儿出版呢?”

在省城一位作家的帮助下,刘俊义来到一家出版社,而这家公司出版三万元才能出书。对于刘俊义来说,不要说三万元,就是三百元,他也拿不出来。绛县县委书记张冠得知刘俊义写了一部反映农村改革开放的小说后,给了两万元的资助。最后,他们选择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。

2007年,兰州电影制片厂厂长石斌看到小说《木瓜河边弯弯路》后,觉得这是一部反映农村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品,决定投资600万元,将《木瓜河边弯弯路》拍成电视连续剧。不日,将正式开机拍摄。

据《三晋都市报》